

# 揭秘纪晓岚后人： 纪门两奇兵

## 纪家两少年

上世纪20年代末，朴实俊俏的李树慈姑娘嫁给了河北献县纪晓岚第六世孙纪清俊。她为纪家育有一男三女，长子纪根端，长女纪根沛，三女纪根漪，四女纪根藩。纪根端有两个儿子，也就是本文的主人公——纪次龙和纪列平。

上世纪30年代，纪氏家族渐露颓势，纪次龙和纪列平恰恰降生在纪氏家族的这个晚秋。他们八九岁的时候，父母先后早逝，俩孩子遂成孤儿。大姑纪根沛为人厚道，视小哥儿俩为己出，辛苦拉扯他们长大，为此很晚才结婚成家。小哥俩脾气迥异，老大纪次龙打小老实敦厚听话，老二纪列平则异常调皮，经常干些上房揭瓦的事，以致族人们听说纪家二少爷来了立即关门闭户。

1937年，纪氏家族分家，变卖田产，于上世纪30年代末陆续迁往天津两地。大姑带着纪次龙两兄弟落户天津义庆里。

1947年，纪次龙14岁，一腔热血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去打日本鬼子。由于年纪小，高不及枪，就当了一名通信兵。纪列平当年只有12岁，是远近闻名的“孩子王”。天津当时的有轨电车俗称“当当车”，纪列平和小伙伴们是“电车游击队”。遇见电车隆隆驶来假装无事，及至近前，跃身一蹿就上了电车中间的铰结盘。电车司机从反光镜中只见人影一闪，急刹车后顾，两眼茫茫不见人影，遂起步行车。不料车一进站，铰接处突然有黑影一跃而下，司机惊得目瞪口呆时，纪列平一行侠客已优哉游哉地逛街去了。

## “黄家花园”惊魂

1949年，纪次龙所在青年军通讯班驻守在北京长辛店大灰厂，国民党兵败如山倒，该班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，纪次龙辗转回到天津。一个月黑风高之夜，16岁满脸灰尘、一身破烂军装的哥哥和14岁少不更事的弟弟进行了一番生离死别的对话：

“哥，你会上哪儿？”  
“这是军事秘密，不能跟你说……唉，其实哥也不知道。”  
“哥，你会不会死？”  
“哥命大，要死早死在北平了。记住，哥走了以后，别整天在街上瞎野，要听大姑的话，哥要是真的死了，你可别跟大姑说……”

第二天是1949年1月14日，人民解放军对拒绝放下武器的天津守敌发起总攻。次日，天津解放，国民党13万守军被全歼。纪列平听说好多国民党兵让解放军打死在黄家花园一带还没有收尸，里面还有一些娃娃兵。他脑袋“轰”一下就往黄家花园跑，只见地上尸体横七竖八一片，都穿着哥哥一样的军装，蒙了头的小列平冲上去就翻那些头朝下的尸体，许多翻过身来的死尸满脸血污怎么看怎么都像哥哥，于是滚在地上号哭。有路人告诉他，好多没有来得及跑的国民党兵已经成了解放军的俘虏，解放军优待俘虏，一定不会杀的，现在赶快去找，说不定能找到。于是，小列平跑回家和大姑去四处打探，没有一丝消息。

后来才知道，纪次龙那晚离家后就毅然投诚参加了解放军。由于作战勇敢、出身名门，幼年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底子，小小年纪就当上了人民解放军67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。

## 高歌三千里

1950年，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开始。15岁的纪列平在街上看到了一张67军文工团招生的告示。67军？那不是哥哥的部队吗？他没跟任何人商量就来到了考场。3天后，纪列平应征入伍成了67军最小的文工团员，上了朝鲜前线。在秦皇岛火车站，纪次龙



▲纪次龙(左三)、纪列平(左二)兄弟和父母。

一代名士纪晓岚的第八世孙纪次龙和纪列平，是两位经历过生死传奇的革命军人。从他们的经历中，可以洞观纪氏家族半个世纪生生不息的人生。

委托战友去送弟弟，纪列平嘴里“嘎嘣、嘎嘣”嚼着哥哥战友买的棒棒糖，开始了他枪林弹雨的战斗生涯。

文工团实行战时建制，由一老、一小、一女三人组成一个战地宣传小组，奔赴各前沿阵地给战士们作鼓动宣传。纪列平学会了吹黑管，而且会唱歌、跳舞、说快板，深受前线战友们欢迎。一次，他和一个连长聊天，连长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小哥们儿，下次我送你点缴获的东西，给你弄个不锈钢饭盒。”

“不要。”  
“送你一条军用毛毯？”  
“不要。”  
“送你一条美国烟？”  
“不要。”  
“乖乖，你小子真难伺候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”  
“你给我弄点子弹吧。”  
“啊！要子弹干吗？”  
“我到这儿干吗来了？我非得亲手打死几个美国鬼子不可！”

第二天，连长把用油纸包着的10发亮闪闪的子弹偷偷递给纪列平手里，连连嘱咐千万别惹祸，真是怕有什么有什么，还真就惹了大祸。

那天，纪列平将10发子弹压到冲锋枪里，穿过一片树林去打美国鬼子的冷枪。突然，一只野鸡扑棱棱飞出来，这半大孩子把持不住，一搂扳机，野鸡没打着，10发子弹却一下子秃噜光了。有人报告了团领导，连长、老同志都受了处分，唯独惹事的“祸母子”纪列平没事，领导怜惜地说：“这小子还是个孩子嘛！不容易呀，将来好好干全有了，将功补过吧！”

1952年的一天，敌机突然来袭，一个战友负伤，鲜血和肠子一下子迸溅出来，倒在地下痛苦地翻滚哀号。纪列平与战友们抬着伤者翻山去战地医院。未及山腰，战友就断了气。从那以后，小列平一下子长大了，变得沉默寡言，演出时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，他的黑管也吹得越发激越、斗志昂扬。

## 纪门两奇兵

1954年，纪列平被调到志愿军总司令部军乐队，1958年，又调到解放军总政军乐团。哥哥纪次龙也从67军

调到济南军区空军司令部任参谋，“纪氏两奇兵”终于在1959年聚首北京。想起天津黄家花园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，哥儿俩抱头痛哭。

1969年，纪列平转业到北京照相机厂，后调到北京宣武区风雷京剧团。后来，京剧团进了一些学员，这些10岁出头的孩子稚气未消，需严格的军事化训练。团领导让身经百战的老兵纪列平担任学员队队长，纪列平通过严格的调理，让这些好苗子成了大材。著名演员于荣光，还有现在文艺系统许多领导干部都曾经是纪列平麾下的“小兵”。

10多年前，纪次龙、纪列平两兄弟先后离休。哥哥纪次龙现居天津。纪列平因风湿性关节炎目前行走困难，他总是以手击腿给自己发出口令：“冲！”似乎又回到了朝鲜那枪林弹雨的战场上，但也只能挣扎着走几步了。

## 烟霞涤荡久

半个世纪匆匆而过，李树慈、纪根沛、纪根漪都已去世，现居台湾的纪根藩已80多岁。当初英气勃发的“纪氏两奇兵”纪次龙、纪列平也已是步履蹒跚的古稀之人。

2004年清明节后，纪根藩之子邱鹏奉命从台湾来京祭奠亲人。这是纪家子弟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京聚首。纪次龙、纪列平两兄弟，纪根沛之子步雄等家人先后来到李树慈和纪根沛的墓地，墓园里满地残花败叶，使人心头平添几分惆怅。邱鹏颤抖着双手，将一瓶从台湾带来的白酒捧过头顶说：“姥姥，安息吧，我代表母亲和全家看您来了，50年风风雨雨，我们都挺过来了，我们哥儿们50年来第一次聚在一起，您一定替我们高兴吧……”每一句都如骨鲠在喉，每一个人都潸然泪下。

50年风雨一言难尽：姥姥李树慈去世后“文革”骤起，亲人再不敢到坟上祭奠。10年后，荒草萋萋，墓碑几乎被黄土没顶，而封建官僚、地主出身以及纪根藩的“台湾关系”使纪家人的档案比别人要厚出好多。多亏纪次龙、纪列平弟兄的两块“光荣军属”牌子挂在纪根沛家的门头上做“双保险”，让他们避过了许多政治劫难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纪根藩从台湾辗转给大姐纪根沛送来几百美金。纪根藩几次欲来大陆，因台湾方面的限制不能成行。可怜大姐、三姐相继去世，姐儿仨一生阻隔、一生思念，到头来只能九泉相见。

纪家的下一代许多在海外发展，目前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地都有纪家子弟。先祖纪晓岚曾经为他的阅微草堂写过一首诗：读书如游山，触目皆可悦。千岩与万壑，焉得穷曲折。烟霞涤荡久，亦觉心胸阔。所以闭柴荆，微言终日阅。其实，他的后人们几十年也在阅览一部社会巨书，而且对其中“千岩万壑，烟霞涤荡”有了不同于先人的理解和体味。

(据《北京纪事》、《人物汇报》文/步雄)

## 人物春秋

### 郑成功 38岁早逝之谜

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，却突然暴病而亡，年仅38岁。关于郑成功的死，根据郑成功临终前的异常表现和当时郑氏集团内部斗争的背景，有人认为是被人投毒杀死的。

这一说法主要的依据是：郑成功死前的情况与中毒后毒性发作的症状极为相似，与郑成功同时代的李光地《榕村语录续集》、夏琳《闽海纪闻》、林时对《荷闻丛谈》分别记载了郑成功之死。如《榕村语录续集》载：“马信荐一医生以为中暑，投以凉剂，是晚而殁。”《荷闻丛谈》道：“(成功)骤发癫狂，咬尽手指死。”《闽海纪闻》说，郑成功临终前将药投之于地，然后“顿足扶膺，大呼而殁”。郑成功大概察觉出有人谋害自己，但为时已晚。

之前，清政府也有确有谋害郑成功的想法。《台湾外志》记述说，当时清政府派一高级军官，携带一只孔雀胆混入郑军，用重金买通专为郑成功做饭的厨师，让他趁郑成功与部下开会时毒死郑成功和他的将领。这个厨师虽贪财，但不敢下手，于是把这件事交给了他弟弟办理。他弟弟“每欲下药，则浑身寒战”，便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。其父“闻言大惊”，怒斥他们两人说：“谋害主人，是不忠；答应了别人而不去做，是没有诚信。宁可没有诚信，也不能不忠心。赶紧去自首也许还可能免罪。”于是带他们到郑成功住处自首。郑成功非但没有处罚他们，还对他们施以重赏。

这只是清朝第一次行刺行动，当时清廷极有可能采取了第二次投毒行动。除了清朝，当时郑氏家族里的人对他多有不满，也是有可能对郑成功投毒的，当然这都缺乏直接的证据。

(据《快乐老人报》)

## 史海遗贝

### 秦始皇 奢华御用车队什么样？



秦陵馆的铜车马体现的青铜铸造技术，可以说是2000年前所能达到的极致。

秦始皇兵马俑目前已出土陶俑千余件，预计存量可达到8000件。在这浩大的铁骑兵团中，迄今为止，却仅仅出土过1组两件彩绘铜车马，极其稀有外加华美异常，堪称秦陵馆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。

1980年，在兵马俑面世4年之后，这两件铜车马在秦始皇陵边出土。发现时，它们被一前一后地排列放置在地下7米的一个长方形的陪葬坑中。因为当时青铜器制作工艺方面的局限，铜车马并没有做成当时实用车的大小，而是按照皇帝御用车队中属车的形制缩小二分之一。和过去考古发现的木质车多已腐朽不同，秦陵铜车马采用青铜制作，施以彩绘，并配有大量金银饰件，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形体最大、结构最复杂、驾具最完整、制作最精美的陪葬车马，被誉为“青铜之冠”。

两辆铜车马中，前车的驾车人站立驾车，后车的驾车人坐姿驾车。前车称为“立车”，后车叫“安车”，是供主人出行乘坐的。

一号车“立车”的车厢中，立有一柄伞形车盖。伞的顶部是圆形，车厢是横长方形，这与古人天圆地方的思想有关；每个车轮有三十根辐条，当时以三十天为一个月，车轮滚动象征日月轮转，所谓“轮辐三十，以象日月”。一部车子，将秦人的宇宙观都涵盖其中。

二号车“安车”的车厢分前后两室，狭小的前室供御手乘坐，宽大的后室为主人乘坐。安车车体一共有三个车窗，由于车窗“开之则凉，闭之则温”，所以该车也叫辐辏车。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出巡途中病死于河北沙丘后，就是用这种车运回咸阳的。

为了显示皇家车马的雍容华贵，两乘铜车马上各配有七千克左右的金银饰件，大都装饰在马的身上。右侧马头部上方，还有一个半球形的铜泡，上面镶有16颗金珠，铜泡正中有个高22厘米的铜柱，铜柱顶端的铜球上有一个榫形璽塔——这是皇帝车舆的标志，为考古史上首次发现。

而铜车马体现的青铜铸造技术，可以说是2000年前所能达到的极致。秦代工匠成功地运用了铸造、焊接、镶嵌、铆接、活铰连接等各种工艺技术。比如说，它的车轮做得十分考究，密集的车辐分散了车身重量对轮圈的压力，使得轮子既轻快又结实。从侧面看，辐条靠近车毂的地方明显加宽，为的是加强轮子横向受力的强度，很像今天的自行车轮。它的青铜配比也特别科学，如伞盖加铅更有延展性，直径1.5米，最薄处仅0.5毫米，而箭簇则添加锡使其更为坚硬。(据《广州日报》)